我的足球之缘

我从小就爱好踢足球，大约5岁起，就在中心公园和小伙伴们以踢球为乐，胜负为荣。开始是在中心公园，找两颗大树做球门，为比赛场地。三德里足球队，以包子铺邢福增和旁边的老袁儿、二子兄弟两个，董玉石、张立华、张立津。煤厂的刘世章、东北大院的马乐群、面铺韩家的小起儿等组成球队。我们比赛的对手是信义里刘国叔为首和刘国叔两个同胞弟弟、和老五。（老五工作在天津医药研究所）刘国叔是说相声的刘亚军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比赛大多数都是我们获胜。我队打前锋的老袁进攻时典型的一句话就是；大喊着散开！就向前冲去。后来看花园的管理人员不允许我们踢皮球。他们捡到了皮球就没收了。小皮球一个5毛钱，是小朋友们凑钱买的，因此总想要回来。表示抗议的行动。就是排队拍屁股。一边走一边拍屁股，有节奏的。咚卜咚，咚卜咚、咚卜咚咚咚卜咚。边拍边喊；卖白菜的劈帮子，卖元宵的敲梆子，看花园的老帮子。围着花园我们示威游行，表示抗议。

后来到新华路体育场踢球。不管年龄大年龄小，逮谁跟谁踢，当然有输有赢。放暑假一踢球就是一天。中午也不敢回家吃饭，怕家里不让出来踢球。为了研究足球提高技战术水平，我还买了一本关于足球战术技术的教材：什么WM、424、334战术耳熟能详。

为提高耐力天天围着中心公园跑步20圈。一直坚持了好几年。每圈约250米，就是每一天等于5千米，天天坚持练习，身体素质得到提高，踢起球来浑身是劲儿，也不觉得累。而且，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天津队一沾外国球队特别来神，从不畏惧。苏联泽尼特，朝鲜鸭绿江，非洲的塞拉利昂。我都去现场看足球比赛，想法学票。特别是看鸭绿江比赛没有票就让和平分局的科长金广和送我到体育场。那天比赛从成都道河北路口戒严。我们两个扮作维持秩序的人员后来让维持秩序的解放军领导看见了就问：金科长你有什么事儿？金科长说；你想法把这个同志送到体育场看比赛。于是解放军在前面开路往里挤，我爬在拥挤的人群头上，一直爬到体育场门口，进去后才松了一口气。那天还出了大事故。球迷把民园体育场西北角的大门给撞开了。场面一片混乱，人们拥挤进来，服务人员就用皮带抽打的往外轰，经过一场混战，终于烟消云散，场地一片狼藉，地上几十双鞋，还有两个人躺在地上动不了了。当然也有冲进来的球迷，捂着流着血的头，往看台上跑。最后用画跑道用的小拉车，把动不了劲儿的伤员拉到球场的救护站去抢救。后来年龄大了，对现场看球，兴趣大减原因是：场面太乱，呼喊声、噪音大，人们经常是站起来看球，影响视线。渐渐的就在家里看电视现场直播比赛。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当我知道金科长送我去民园足球场看球消息时，正好有相好同事送我两张电影票与看球赛冲突了，于是我忙着跑到朋友的家送票（忍痛割爱），其时夏天非常炎热，朋友的妻子以为是孩子来了，没有穿上衣就开门，一时间胸器大暴露，十分尴尬…日后再见面时总忘不了哪尴尬的时刻。

踢球受伤的事儿，是经常发生。几乎膝盖老伤没好，新伤又来了，记得可能是左膝关节骨折受伤了也不敢说，忍着痛。天天从三德里到人民公园门口的二十七中上学。一瘸一拐的好难受啊。经过三个月的磨练慢慢的膝关节不疼了，没想到1961年空降兵参军，也没查出来，现在左膝关节比正常人要高出一块，看出来是旧伤，左踝骨，无数次的扭伤，积劳成疾，也是忍着痛，不敢说啊…我们社保的谢文江处长，与大夫相识才能在北京空军水上公园医院住院治疗，采取了很多措施也不见缓解，北空464医院外科主任查房，因为他知道我的参军的历史。就说啊，你是跳伞的后遗症吧。其实我很清楚，人老了最需要的是自知之明。很多情况要忍着，既不影响大家生活，也就是个人痛苦。谁叫你贪玩不注意呢。1964年在部队大比武中，有体育比赛的项目从各师选拔组织武空军区足球队，我和山东淄博的朱立继被选上了，其时是在湖北黄陂参加空降兵七一军事大比武之后。准备到武汉参加足球选拔赛，这事让无线电连杨连长知道了。他怕拦不住我们，就赶快向师里汇报。师大比武尖子大队队长是陈浩参谋长。说什么也不让去参加武汉军区的足球选拔赛，非常丧气啊…后来，实际济南军事比武因故也没有去参加、武汉军区足球选拔赛也没轮上，成了天津的一句俏皮话；刘二爷剥蒜两耽误。参加选拔赛的战友见了我，兴高采烈的汇报说：他们天天住在武汉军区空军招待所，吃饭伙食比部队高，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比赛，度过了愉快的15天,我后悔不已，但是没办法军令如山倒啊。

部队退役以后，在市计划委员会外经处工作期间，我是天津外国投资服务中心项目部成员，有一帮年轻人以杜道亮、朱静为首的，还有郭晓久(去美国经商近期董立斌说他已故)等球迷成立了外国投资服务中心足球队，和三资企业踢比赛。由三资企业出钱，买队服和足球装备，每次踢完球，洗澡吃饭，确实感觉不错，特别是在民园体育场比赛，草地足球场，真是非常非常享受啊，摔倒了也挺舒服，躺在足球场上与其他场地就是不一样，比如红桥区的财校，和平区承德道小学等体育场绝对是天壤之别呀。再后来到天津社保中心工作，每一次有机会参加比赛，就想踢踢球，那么在大门后面捡球呢，也过瘾踢一脚啊！有一次社保市中心和红桥分中心比赛足球。红桥分中心的席津生主任。呛火说：贺处长你要上，我就上。于是，踢了拼了老命坚持了30分钟的足球比赛。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啊，和年轻人比赛，没法比呀，他们上场踢球一阵风，王安胤，卢振宇在抢球的时候，风驰电掣般的跑来，把我冲倒在地，好在我有过训练，就地一滚，起来照常踢。王安胤说贺经理您还真有本事…，踢完球骑着车，心里十分高兴,热气腾腾的很是惬意，心里美极了，那是我今生最后一场比赛。

看球最多的一次是1959年夏天12城市青年足球对抗赛。天津队的于金庆和三姐是同一个厂，棉二体协的。他们住在国民饭店。每次比赛我都是和天津队车来车去，我坐在主席台上，几乎每场都看，最终天津队获得了冠军，踢左边锋的于庆几乎每场必进球，但往往成了对方的攻击对象，每每受伤抬下场。 他们的教练员是中国知名的教练李朝贵今年96岁了。那届青年队是从基层选拔的张业福、于金庆、孙霞峰、李恒益等。除了看比赛，晚上有看电影的活动。记得有一次在光明影院看电影，苏联的科幻片海底世界。说的是苏美两国军事对抗的故事。苏联在大西洋上和太平洋海底建立攻击堡垒。发现敌国的潜水艇进行攻击的故事名曰：海底世界。非常好看，至今难忘。我有一张于金庆的照片，后来为了寻找他通过社保查询，得知于金庆已经不在人世了，实在遗憾，李朝贵教练是在和刘秉义总经理聊天时知道，李朝贵是他的姨夫，听了他不少溢美之词。近日李指导也去世了。

2015年。由于要做心脏手术。今后就不能做核磁检查，于是要求我做腰部和膝部的骨关节核磁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就问我你左踝骨已经成了一锅粥，你怎么忍受的？不可思议。我去了好多地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切寄希望新技术。纳米技术，踝关节造型，但是何时能实现遥遥无期，继续忍着吧。

2020年3月5日星期四